

續
學
堂
文
鈔

續學堂文鈔卷五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校梓

書後 題辭

書蘇老泉審勢篇後

諸侯之漸大者勢也禹萬國湯諸侯三千至武王而會孟津者八百八百者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文王之時已有其二武王又十有餘年而會孟津當是時周之德日益修諸侯來歸者視文王之時必益衆則是八百云者又不但天下三分之二

而已其未服者不過如所云滅國五十與紂之畿內耳夫此八百諸侯必多兼地踰額非其始制然皆受之於其先世而又能棄暴歸仁則固非有削滅之罪武王又用其力以代商其勢尤不可以遽削武王周公但修復成湯之制以稍稍裁抑之使其有等而不至於太甚書所云反商政由舊制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武王周公知諸侯之大而其後將不可以復制也故爲之強幹弱枝之謀衆建同姓以相維同姓之國小則其勢仍不足以相

制蓋詩曰价人惟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故曰諸侯之大者勢也且夫天下之地止有此數也既以其三分之二公之天下諸侯而其一則以封吾之同姓天子以畿內千里制之於上雖有大亂不至於亡此制之極善者也非弱政也不觀之治兵者乎風后之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握奇者大將也四正四奇者偏裨也九分其陣以其八奇之偏裨而大將握其一於中中外相制臂指相使苟得其道雖不火勝亦必不敗武王周公之制

國也猶風后之制陣也故周雖弱不可以速亡諸侯之力也若夫刑政之不修以至於弱人之罪也非政弱也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政之不舉不以咎人而以弱病政是猶器之苦窳不以咎工而謂規矩之不足於巧也又可乎哉若夫秦之政則不然棄禮樂任刑法草菅民命以與萬姓爲敵讐孟子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秦是也由周之政雖庸主不至於速亡由秦之政雖英主不能以長治斯二者不可以同年語明矣然則蘇子之

說非與曰蘇子之說爲宋言之也爲宋言之誠是也而以周之弱政爲之辭吾懼夫後之學者過信其矯枉之言而遂以先王之仁義禮樂爲弱政而封建之非良法也故疏其所見以爲之辨

書象緯殘本復

象緯圖百餘葉作蝴蝶裝字大行疏布置寬闊類內府官書雕板所載九道圖甚可觀其三垣列舍天漢起沒堯典及近代中星日出入晝夜永短太陰晦朔弦望加時及太陽太陰抱珥冠戴承履諸

圖他占測書所有者皆彙輯焉皆不甚謬於懸象
惟針首指午而尾或非子尚沿周禮注疏之失又
謂地中下天中一度則亦守革象新書諸家舊說
未之改正若乃兩圓相套發明日月蝕句股開方
之用見食早晚明日食時差加減之因員容直闊
用大小句弦以釋太陰正交赤道距差十四度六
十六分之限皆授時歷經精蘊可以啓學者之深
思明辨而盈縮招差能以一圖括日月五星總法
薄蝕二圖詳求太陰交前交後陰歷陽歷食分淺

深之故尤足與歷草相備而疇人子弟或所未知也至於五星出入黃道內外背黃向黃有迴有折或句或已以成疾遲留逆伏見諸行星道與月道錯行以成凌犯又皆西域回回歷之要旨末有九重天節氣日晷及其作法畧如今之西術又詳紀中外官各星去極入宿度分以百分命度則仍至元測數也而步天歌本文附焉康熙丙午秋中得之白下承恩寺中旣首尾殘闕中間序次亦亂不見書名無從知作者姓氏蓋原書卷帙繁重讀者

撮其圖象別爲一冊以便行笈遂致零落耳續見

王廷評應遴瓿書所載頗與相類而各圖附有釋

說乃又遺其半豈卽其所著書而刻有詳略與然

考日蝕圖爲嘉靖壬寅月食則嘉靖壬午距差則

嘉靖庚戌

誤刻庚辰

五星皆嘉靖辛酉

誤刻辛卯

其欄冬至

在箕五度六度亦正其時考廷評上書言歷在憲

廟時及崇禎朝亦與修歷果其手步顧不詳徵近

年而遠溯世廟何也又考隆萬間言歷者有吳門

陳瓖星川嘉善袁黃坤儀及山陰周述學雲淵昆

陵唐順之應德並能會通回歷然皆未見西洋法
若何尚書瑯鄒端清世子朱載堉邢觀察雲路魏
處士文魁並專治授時初未旁通西法利瑪竇亦
以其時入中國而說未大行學其學者又不肯復
言舊率然則爲此刻者當別有其人亦可知矣以
歷學之難明也習之者旣罕其儔而又爲之禁令
以遏絕之明三百年歷法與天文漏刻判爲三科
則臺官之占候推步業已分途而回回一科以凌
犯爲秘術復與諸科不相通曉故雖並隸欽天監

而各矜其世業專家莫肯出以互證久矣此事之無全學矣此書則兩法兼收無所偏主雖擇之間有未精語之容有未備不可謂非博覽之儒好學之士也乃其書既登梨棗而百年之內遂無完本使其名淹沒不彰豈不惜哉昔袁坤儀著歷法新書冀後世知其苦心余故於此殘編深加寶愛信九州以內原自有人旣以閩中鈔本補其入宿去極所闕之奎胃二宿因識其歲月冀幸他時或見全書有以攷知撰人而爲之記述未可知也康熙

庚辰二月十九日燈下記

按日食月食太陰距差五星交道諸圖刻本僅
有太歲干支而無年號王廷評本并闕干支蓋
皆傳寫時遺去也今查明史天文志嘉靖二十
一年壬寅七月巳酉朔日有食之嘉靖元年壬
午二月壬辰夜月食十一分七十八秒其爲此
兩年之事無疑又查重光社及傅氏明書嘉靖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太陰正交在亥宮與距差
圖合而刻本誤庚辰又嘉靖四十年辛酉歲星

在降婁初宮鎮星在實沈二宮與五星交道圖
合而圖誤辛卯蓋歲星九十三年始超一次自
洪武至今無卯年在降婁之事故斷其為傳寫
之譌也王廷評竟無干支或亦以其疑而削之
歟嘗觀元史載耶律文正之西征庚午元歷既
以太祖庚辰年西征為太宗又以上元庚午為
庚子夫以宋文獻王忠文之博洽而尚有如此
之疎况下此者乎甚矣此事之難也

再改正德末有漏刻博士朱裕天文生張陞中

官正周濂等皆曾上奏修歷意其時有測算諸圖留傳於後而作書者彙輯之歟而今不可考近代著述家多不明言出處此亦學者一大病也

又考王廷評乾象圖刻於萬曆己未則此本必在其前而圖有萬曆中星又利氏以萬曆九年始至廣東二十九年庚子至京師庚戌年卒今有利氏圖亦可以想見時代

書鈔本星度後

丙午秋余在金陵收得俞氏書肆中刻本內有星
圖各繫以入宿去極之度已卯客閩復得林君同
人寫本錄其副此本是也今年庚辰二月養疴坐
吉山中閒暇無事乃取二本詳爲校定則各星下
度分朞合但寫本較小又多合數宿爲一圖仍依
步天歌作曲綫界之而懸象交錯之形於仰觀特
親豈所寫反屬原本歟昔鄭浹著通志謂象緯
之學書易而圖難惟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
言下見象馬貴與文獻通考亦取其說蓋自宋元

以前言占測者率宗步天今考步天紀星並以星
之上下左右相附近者連類舉之其意俾讀者易
爲識別非爲歷家分宮分度設也唐開元中張一
行造大衍歷以儀象詳測始著列宿去極不同古
度之端至宋兩朝天文志則中外官星每測有人
宿去極諸數視唐加密而廿八距星與開元異焉
乃今本又復不同然則恆星東移以成歲差庶幾
可信豈非以事理之真愈辨愈明亦愈久愈確吾
所爲語諸人而患其未達者無意中得此爲徵良

足自慰然一星度耳藏之三十四年始得此寫本
訾校而刻本殘闕既無作者名氏寫本亦然或以
其前有漢謝姓等字疑茲剛卽係古傳不知漢造
太初儀象未備但知有赤道而已今有距黃之度
其非謝姓明矣又古人測星多紀整度晉以後始
有太半少之名然未有密測其細分者惟元太史
郭守敬若思以新製簡儀測天用二綫代管闕能
得度下餘分視古加詳今本書所列星度往往有
一十至九十之分與授時百分爲度之法合攷郭

太史本傳有新測各星度一卷此其是與愚欲依
所紀度分用大衍歷圖蓋天法列爲全圖仍依宋
志別作宋圖與崇禎歷書恆星經緯表見界諸圖
互相參考則古今星象之推遷大致瞭然在目昔
孔子病杞宋無徵又曰能言夏殷之禮孔子雖至
聖豈能鑿空以措其辭哉夫亦於斷簡殘編得其
千百中僅存之十一而有以推知其制作之綱要
卒以文獻不足終不敢臆爲之說於戲此其所以
爲孔子也與晚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非以遊

歷之久攷訂之勤且多古樂之源流次第至是始歸於正非夫子以己意正之也後之學者勇於信心略於好古耳目有未接則直斷以爲無理數有未通則盡斥以爲謬輕於立言而成書甚易豈其智出孔子上哉亦適以見其鹵莽滅裂而已愚生平媿無寸長以生之晚不及見前人故於古人之隻字片語皆不敢忽當其未通或積疑數年始能豁然或闕之以待問庶欲兢兢守吾聖門爲學之法不致貽譏於愚而自用云爾今老矣聊志此以

吾同志

書徐敬可圖解序後

憶庚午人日鈔得王寅旭先生圖解中有錯簡而無今序於是敬可方南歸拉予同行多方勸駕其意欲爲寅旭歷書補作圖注以發其深湛之思且曰此事非先生不能爲蓋卽今序所稱諸弧相推之故皆舉捷法初未明言其所以然人驟讀之不能解者也時余入都未久欲稍需之屬有他務遂不果逮明年得黃俞邵太史書則敬可亦溘然逝

矣傷哉按序敬可自題建子月又言其年遇潘稼
堂京邸復得此書則作序應在是時豈敬可所藏
原藁反未入此序耶余嘗謂近代知中西歷法而
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則王寅旭揭子宣北則薛儀
甫當特爲之表章而稼堂尤拳拳欲余至吳江共
讐寅旭書以壽黎棗馳書相要約而余適去閩比
已卯冬歸舟相造請則稼堂遊屐遠在羅浮何相
需之殷相遇之疎也長公文虎出其家書日有餘
所未見寅旭書數種又知王有女弟甚賢淑頗能

收藏遺帙倘天假之便能及塚堂此夙諾卽敬
可亦當愉快於九原而余且老病終未知後此何
如耳雖然作者之精神不沒珠光劍氣出必有時
且安知後世遂無子雲也敬可歸後余旣嘗序此
書閱十有二年乃於嘉禾友人張簡菴處得今序
而今又數年矣日月易邁有感於友朋生死之誼
聊記其略康熙甲申重陽後五日勿菴老人書於
天雄署齋之八柏軒時年七十有二

書卓鴻臚手錄唐詩彙鈔後

唐詩彙鈔者吳興顧大司寇箬溪先生所輯而鴻臚少卿卓公定菴所手錄也是選世魁傳本賴此以存後附明人詩一卷亦多諸選缺載中間祿以濂溪康節數篇蓋公隨意擇鈔以自怡者字畫古勁整潔而瀟灑戊子仲冬余過邠上從卓子鹿墟許得而讀之鹿墟爲公元孫傳世五葉歷年自數十載洵更變革家數遷徙而手澤如新楮墨完好可謂善能寶藏矣鹿墟選刻逸民詩闡幽翼後竹垞太史稱之謂當與谷音天地間集並垂鹿墟又

嘗從大帥開復閩疆提軍轉戰而以思母之故飄
然謝歸遺產無贏數傳一饔食指數百徒手杖撐
而詠歌自如門內雍肅其於待守之際豈不亦知
所重輕哉余嘗見善溪與唐荆川先生手書往復
言歷算蓋好學深思能知其意者荆川論歷精語
略見於周雲淵氏書中所舉如鐵騎橫陳於萬衆
之中而或反謂唐之學出於周余竊不謂然近聞
唐遺書稍稍流布庶幾足徵余說賢者之貴有後
人信夫而司寇自測圓海鏡弧矢句股諸刻外所

著歷法書不復可見其亦有善能寶藏手澤或手
錄以存者乎安得過吳興而一問之

書遜國傳疑辨後

明之事有爲前代所未有者五得天下於羣雄而
庚申君遠遜更姓收物元祀不絕獲其太子仍送
還之一也一統垂三百年無新莽武曌祿山之禍
及晉委中原宋剽十六州南宋棄汴之恨二也英
宗北狩能歸歸且復辟三也縱建庶人自有天命
者任自爲之四也靖難之師天地易位矣而讓帝

遜荒燕雖成其篡而不成其爲試問使後無屠戮
之慘以視喋血禁廷者豈不有間五也近代文人
或疑致身錄等書之後出而並疑遜國之非真抑
過矣老友宋豫菴瑾痛其事爲作遜國傳疑辨若
千卷凡諸家述作有相涉者輒錄之遊屐所至避
逅耆儒老衲往往能道昔日龍潛遺跡必詳徵其
實深山破寺不憚遠涉或得以瞻拜遺像觀手澤
則愴然以悲人有自滇黔蜀楚來者輒從詢訪或
得其一事之流傳一二語之題咏則欣然如獲異

寶如是者積數十年又聞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
乙亥丙子間年已七十乃芒鞋擔簋從一蒼頭走
數千里入京師往尋之凡三至西山果遇老僧
窬指示其處而所以未得原碑爲憾二十年前收
得書肆中建文秘鈔二冊不著撰人姓氏近乃知
爲金陵趙克菴景即多方鈔得全帙於克菴後人
兩家書皆成完璧歲辛巳余臥疴坐吉山中豫菴
忽至相見驚喜蓋別來已十有四年久闊旣不能
驟別又酷暑溼潦阻其歸輿遂兀坐余小樓中取

所著傳疑辨與新鈔克菴本重加編纂閱數月而
書成雖徹廬穿漏不蔽風日手不停披彼窮山之
脫粟啜物茗艸菜根不以爲苦也時或高吟長嘯
若親承遜國君臣杖屨於山顛水湄奉其光儀聆
其緒論時而意氣勃發鬚髮戟張抵掌呼搶若身
與從亡之列有不共戴天之恨旁觀者適適然驚
而豫菴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嗚呼夫豫菴豈有
所爲而爲之者乎事在數百年前而聞風激發於
數百年後至性之相感不可解於其心又况其躬

逢革除之變義士忠臣滿天下至於蹈湯鑊糜十族而無悔則豈不能其効死力以全一山亡之故主而乃欲斷其爲必無之事乎且天下理之所無而或爲事之竟有者亦多矣以秦皇帝禁衛之嚴法令之酷急而博浪一椎及其副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此猶或謂有神術奇謀乃若后緒以方娠之婦人亦能逃出自竇以歸於有仍而生少康雖羿莽之雄暴不能加害蓋人定有時勝天天定有時勝人爲人臣者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濟

其主於必不可爲之時固非事後所能遙測而高
高者亦將陰相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矣吾觀豫
菴勤勤焉著辨之意直欲動天地泣鬼神而益思
當日之身其事者當更何如故備著之并書所見
使讀是書者知豫菴爲此之非苟然而有以破其
疑也康熙辛巳中秋前太陰會歲星之日謹識

書未斷聖教序墨搨後

吾鄉倪觀湖吳晴嵐兩先生皆善書法余皆獲從
之遊而未有所得至今媿悔倪師嘗言右軍書似

左傳大令似莊周北海襄陽皆聖教之的派晴崑
則謂余近見能書者多然能用古法者觀湖而外
不多見也兩先生書法各自成家而其相賞於形
迹之外如此未斷聖教序相傳吳正肅公家物蔣
子季虎少從晴崑遊學其書法蓋嘗臨摹之無何
得之於易米者既幸舊物之幾失復存而以猶未
得其題跋爲憾夫善書法者每得古人之一點一
畫知其用筆之工而區區致辨於題識收藏印記
及絹素裝潢之新久以別真贋則贋者愈巧漆園

氏所謂并其符璽而竊之者蓋有之矣蔣子其善
寶藏之具眼者自能別識余不善書法不能爲茲
帖重也

金陵襍詩書後

人無所感於中則詩可以無作吾作詩而不能生
讀者之感則其詩亦可無作夫金陵固今古詩人
憑吊詠歌之地也吾友竹元彥取六代以來事之
足關哀樂者繫之以詩其閱世也深故其懷古也
切其取材也選故其寄興也長麗而則質而有文

怨而不怒其有所感也夫讀是詩也其亦將有所感而興也夫

書地理集解後

地理集解一書集衆論而折其衷略去枝蔓獨標勝義非深於此道者不能作也惜前編論公位處太迂而鑿宜盡芟之則醇乎其醇矣今夫仁人孝子求善地以安其親之體魄福報原非所急雖然子孫者父祖之遺也吾之子孫父祖之子孫也地吉而子孫興亦所以安父祖初不必諱言之然其

要則在修德以承天休而已。廖公曰：若是惡人與善地，禍福皆反戾。故曰：人傑地靈。今人或亦知吉地非德不能致，不知雖有吉地而無德以承之，則亦不能享。譬若樹焉，欲茂其枝，必培其根。根培矣，枝茂矣，而其中仍有枯枝，則必其摧折蠹朽而自絕於樹者也。自絕於樹，則根之氣液雖盛而有所不能受。豈種樹者能豫定其花實之出於何枝，主何公位也哉！一父之子，一祖之孫，而興廢殊焉，亦若是則已矣。根雖盛不能生，自絕之枝地雖吉不

能蔭敗類之裔而屑屑於前砂龍虎穿鑿附會耶
吾願讀地理書者信其所可信而毋信其所不可
信斯不爲書悞矣書以明理而非明理亦不能讀
書又不獨此書爲然也

虎口餘生錄書後

邊大受崇禎末令米脂募人發李自成父墓自成
陷畿輔執大受於家將用爲犧以祭墓會自成敗
獲免仕 國朝爲某官世所傳虎口餘生錄考其
所自述也自成以一狡賊披猖覆明二百餘年宗

社所過誅夷屠滅發人坵壠禍延枯骨而莫可誰
何大受乃於其威勢方張之日與之爲難獨行其
志洩天下忠臣義士之憤且當是時喪亂之餘趨
避者百方未能苟免而大受萬死一生終然無恙
讀是錄者知有命之在天卽自信可以不惑迺說
者遂以自成之敗爲大受功此大不然夫風水之
惑人深矣孝子之卜宅兆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黠者乘之遂操禍福以中人謂人生之一切感召
吉凶悉由於葬親之故而其害至不可勝道以自

成之克虐狂背雖不掘其父墓亦終不免於敗不然張獻忠等之先墓又誰知之而誰掘之楊憐真珈利宋陵寶玉而發掘墓之禁者或亦以此絕趙氏復興之望也起輦谷不起陵雖子孫莫識其處藏之可謂固矣然亦不復興或以帝王關天運異常人彼魚朝恩遺盜發汾陽父墓而於汾陽之享受毫無益損抑又何耶吾懼其說之不可以訓而啟人不仁貽死者無窮之患故具論之

書封吏部尚書陳太公捐粟惠民錄後代

某昔令北屈距高平千里而近客往往爲述彼中
風俗之厚及所稱封翁陳太公者心嚮往之已入
厠臺班而太公之子司寇公爲總憲獲朝夕侍後
某以母憂去位服闋赴補而司寇公又尋自家宰
還長臺端以是服習於公最久而知太公之進事
尤獨詳也當明之末造盜起秦隴間太公從其兄
侍御公築樓山椒集鄰里爲保聚甫及成而寇厲
至遂圍其山計惟求援於州兵可以紓難而募樓
中人無敢應者太公慨然自行夜縋而出所縋之

經中絕顛僕李忠急下繩以挈之還則太公猶未
甦也家人甚恐至昧爽而霍然起了無所苦若陰
有相之者於是賊環攻之三晝夜不能入則斷汲
道以困之太公命汲井水揚於樓牕示賊賊智屈
引去樓中近千入悉賴以全已丑姜壞之亂其黨
據州城以書招太公太公畏其書賊怒以雲梯大
礮攻樓甚急樓且墮會去王師至乃解去是時樓
因故壘增廓來依者衆全活益多嗟乎喪亂之餘
孱懦離齷之夫受民社之寄一旦遇倉卒而遁避

苟免者比比也太公以一布衣驚睦嫻任卹之心
遂挺然爲鄉閭捍大難守一樓以支巨寇當其子
身宵山裂書峻拒豈復計萬全豫知有異日之尊
榮壽考與子若孫之揚顯哉惟其至性過人智勇
並生而事亦以濟嗚呼若太公者固天下士大夫
所當則倣非獨如古所稱鄉先生爲一鄉師率而
已余故讀翁捐粟惠民錄而并記其逸事如右云

書陸稼書先生諫言後

憶庚午歲昭先生於京邸出所藏靈壽縣朱仲福

折中歷法視余余受而讀之則摘錄鄭端清世子
載堉書也仲福高隱質行聞於鄉邦不宜襲人行
世之書爲已有竊意其時鄭書初出而仲福能博
涉輒摘錄以自怡如中郎之寶論衡其後人不察
遂以爲仲福所撰耳按明三百年行大統歷實卽
授時而惟鄭書能深言立法之意今得仲福鈔撮
其要本書益加條暢當正其名曰歷學新說鈔卽
可與本書並行不廢先生深以爲然因屬余爲序
而欲付諸梓明年余客天津先生以言事放歸特

維舟過訪余於館舍取鄭書與仲福所鈔詳加參閱錄余所爲序以去考端清本書初名黃鐘歷法又名歷學新說進呈神廟下廷臣博議而禮臣覆疏漫無可否惟邢觀察雲路改歷疏中頗援端清奏牘爲徵歷官且譁然許奏斥爲干紀乃今觀邢氏律歷攷則所見猶在端清之後斯亦未可謂能讀其書者蓋當時知歷之人若是其希也而靈壽一布衣乃克潛心探索落其實而取其材固已奇矣卽仲福之珍爲秘本錄以自怡或亦未遑多以

示人而後此數十年乃復有賢大夫陸先生者來
尹靈壽旁蒐藏帙爲之亟圖表章校刻於其身後
則甚矣人生平之著撰精神所積久而愈光一時
之顯晦信疑何關得失然則著書者豈不當以百
世可俟爲期抑安可以人之罕知而不慎其筆墨
嗚呼是可以觀矣先生理學名臣歷算非其專習
而汲汲不忘此書其與人爲善之懷是乃所以爲
真理學與其在京邸斗室蕭然圖書半榻門庭如
水若未嘗居言路者解組之晨訢然就道蓬牕卷

帙悠然故吾人但知其直聲震朝野而不知其養
之有素所操固自有本也蓋自天津執別東西南
北無復相聞亦不知書之刻否然不意遂成永訣
悲夫因老友宋豫菴有哭先生文重灑西洲之淚
謹附記其逸事

馬文毅公草書字彙跋

自有書契以來法因代變至秦始有隸書以趨約
易漢乃有草書則其變已極然有變而不變者以
其源皆出於六書故漢曰章草謂可施之章奏也

史記三王專褚少孫論次其真摹詔書使非有相承定法卽人可意爲其可以通行上下乎顧篆文自許叔重氏說文解字分別部居不相雜用厥後眞書撰次代有其人至家誕生翁撰字彙檢尋特便至於草書則僅有草訣辨疑略而未備非精於古法者不能詳也馬文毅公以方叔召虎之才博覽多通尤善草書凡漢晉唐宋元明諸家法書名跡靡不單心畢究辨析其同異離合於微茫疑似之間略做字彙分部以類相從取材富鑑別精書

法家所未曾有也公既篤好臨池公餘多暇輒以自娛其間府與西也將軍孫延齡乘滇警變生倉卒圖公解脅公既知其不可動則幽公別室凡四載公惟誓一死以報國更無餘事但日取平時所彙輯重加整比臨摹爛然成帙其小楷標目則公側室顧夫人筆也顧夫人後亦從公以死 王師戡定公冢子奉 命迎公柩乃獲之於廢垣敗篋中今公仲子池州使君寶茲遺墨爰購善手鈎摹勒石以傳無窮後之覽者當知公搦管時固已視

死生如旦暮故能從容閒暇不改其常度悉出其
生平所得以與古人相質證一點畫一使轉皆有
浩然之氣行乎其中其忠忱所積刑於閭門有以
感天地動鬼神使呵護其不朽之手澤以遺之後
賢則一展卷間而公之生氣凜然如在所以感發
而與起者在綱常倫紀之大又豈獨使人知草書
之有法度而已哉

共食園記跋

郡太守佟青士使君出示共食園記及其圖某受

而讀之喟然歎曰仕學之分久矣使君其古之仕
而學者與宓子之宰單父或疑其少然卒以鳴琴
理者所師友多君子也使君起家宰洛西年如宓
子所延致皆河洛聞名儒淵雅道素以相切磋亦
如單父使君在洛西十四年與其人士若主伯亞
旅若父兄與師之於弟子既鼎新費序肇興學會
又以其餘力闢官舍隙地而圃之瀦水爲壁池構
亭臺小院與賓客游處其間攷古斷疑悠然自遠
按圖徵記猶令人健羨神往况於斯圃者乎全

子車同於使君之遷楚守也不勝生賓聚散之感
乃詳園之顛末而爲之記使君亦眷眷焉命善繪
事者繪爲圖畫以志不忘今夫學而後入政人皆
言之顧學止辭章或不適於用驟膺民社假手捉
刀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以視洛西賓客何如哉夫
心有餘於事則事治而不勞事有餘於心則心勞
而政益以拙清明在躬萬事就理惟仕而學者能
之而非詩酒優遊之謂也側聞洛西得使君而入
文蔚起至於今弗替使君之以教爲治以學爲仕

小試之爲宰大用之作郡茲竊爲吾宣慶矣宣部
自昔多賢守然惟盱江羅近溪先生以講學爲政
事設書院會館以居學徒致龍溪諸山諸老來主
講會或相與探奇山水六邑名勝多遊跡焉而郡
乃大治繼之者使君矣茲使君方修復文昌臺正
學書院汲汲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其將大有造於
宣而異日爭傳爲盛事播之風謠又豈讓所記之
洛西乎

跋與石居記

與石居在寧東溪溪上之東又東距所居數十里
產異石主人羅而致之庭下朝夕與居故遂名與
石居焉澗口某君爲之記於是余適有人山之役
某君寓書天度屬郵致其文而文在姑溪友人所
未得致并未得讀也天度笑謂余子其跋諸夫余
何敢豫跋某君文聞之古之贈人也必有先先文
以跋或猶行古之義也夫乃作而言曰文章家名
能記者則首柳州矣爲文鏡削峭刻與山水爭勝
然大都多廣以南或謂其山水靈秘有以發之其

所以靈秘則多石也顧天壤之大山水所在多有
其以石而靈秘者亦何獨廣南雖靈秘如廣南獨
不得柳州其人一至而古今之爲柳州者又或不
得一遇如廣南之山水之靈秘今柳州遺跡多不
可復葬而其文特傳豈非石亦有幸不幸哉乃柳
州亟稱廣南多石而少人雖出於無聊抑鬱發憤
之所爲作使當時其地有稍稍嗜奇慕古者流爲
之開擴點染酬唱相宣抑立言寧至此耶以寧陽
之產異石而又有嗜奇慕古如主人者能羅而致

之以與之居吾知某君爲文必不勝愛重敦勉之意而非僅僅爲幽巖怪嶸寫生傳幻如柳州而已天度曰然遂書之以歸主人異日者使附之某君之記之末

梁崇此印譜跋

唐以後始有玉箸朱文漢晉公私印章多白文以銅鑄軍中印文多鑿者取急用也蓋當時以此爲信略如今之用押字又其用在內空故刻深而鑿去聲圓無意於工自然入古後人不講於篆法源流

而強爲剝損以求似故失之愈遠家先從叔楚白
諱士珩雅善漢章其論如此以余所識程穆倩陳
師黃胡省游皆能以意倣古庶幾得之而穆倩則
嘗從遊於漳浦故其學尤有本末雲中梁崇此洪
年少多才嘗過榆關旬日題咏成帙而特好六書
筆意古質無篆刻家習氣余於友人管元彥所獲
見其所輯秦漢印章襍以已所鈐幾不能辨而崇
此方蒐討古金石文字孜孜不已極其所至將入
古人之室不啻軼諸子而上之矣昔羅泌謂篆籀

並作於一時而水經注古棺前和有八分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有今筆故丹鉛總錄謂書契既作字體悉具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不始李斯然則秦丞相獨以小篆名家者工力勝耳厥後李陽冰生於李唐亦得其法金陵孫吳紀功碑斷而爲三千五百年人不能句讀吾友周雪客鄭汝器塌而合之三段皆相屬有文理遂成完碑崇此慎自愛人豈有今古哉

錫山友人歷算書跋

錫山歷算書者友人鮑燕詒楊學山之所作而學山之祖定三爲之裁定者也其書有步日月五星之法有說有圖以推明步算之理余嘗謂歷學至今日大著而其能知西法復自成家者獨北海薛儀甫嘉禾王寅旭二家爲盛薛書受於西師穆尼閣王書則於歷書悟入得於精思似爲勝之錫山書多本嘉禾然如月離表法不與歷指相應嘉禾與北海書深疑此事而錫山諸子能以再加小輪與表密合不啻青出於藍矣寅旭與余同時在江

以南而不相聞知不能相與極論每用爲恨潘稼
堂太史屢相期至其家悉致王書屬爲校注以事
未果錫山乃先得我心可見吾黨中故自有人也
庚寅之冬偶有吳門之遊學山同吾友秦二南孛
舟過訪於陳泗源學署出示此書余亦以幾何補
編相質約卽往二南園亭下榻爲十日快聚乃又
牽於事一交臂失之而鮑君適於其時病卒尤可
悼惜余每思再過吳下而忽忽遂餘二載今行年
八十且多病不知能復出與否故以余鈔本因廣

而成就之乎康熙壬辰臘月既望

蟄道人小像跋

余獲交蟄道人蓋自竹冠先生云道人花鳥得宋
元人筆意片紙走天下好事者重貲以購顧道人
未屑屑應先生與道人友相得最驩且久先生曰
今道人繞指柔也以余觀道人殊不柔士挾一長
竊竊然附青雲冀絳旆者無不至道人俯仰時俗
意所到必身赴無所復難酒酣箕踞抵掌慨慷激
越風生而濤怒也睥睨千古身後名骨不足當意

者尚何有當世由先生言之方猿道人之狂而余猶狂道人之猿是道人之穎處而或脫也豈不以時哉

陽宅九宮書題辭

近世相宅率祖黃帝宅經以八卦分東西四宅余故嘗疑之歲己未於山陰友人得所傳幕講僧九星飛白之說吉凶方位與八卦正相反然其法盛行浙東僉謂奇驗亦如八宅家之信宅經他不具論姑以坎宅言之在八宅則西三門不可開在九

星則離爲五黃關煞然則都邑有東西門者皆爲
相犯而官衙南面皆犯關煞乎此不待智者知其
不然矣新安王一之著婆心集楊長公著理氣考
正論皆關八宅之謬然未及九星者未見玉鏡等
書爾周太常修應天學豫識大魁三人果符厥兆
金陵人至今能言之然吾嘗見其陽宅定說則亦
未拘拘於東西之不相犯也說者謂古人理氣授
受別有奧旨不筆於書其果然耶夫向明而治本
之易傳堯舜以迄近代未之或改至遷都立郡城

門衢道之橫從皆歷代名賢所區畫乃學者漫不
參究而區區偏守乎怪巫之說傳以矜奇秘豈
非大愚且夫知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則無所
復疑而不更事咨詢於是迷惑拘礙窒閤以終其
身自誤誤人貽害萬世嗚呼可哀也已吾故特存
此書以告夫世之專信八宅者非欲其舍彼而用
此也將使之破其所恃以生其疑問庶幾能深思
博考而有以盡其理乎

卓子任山塘話別圖題辭

卓子鹿墟以丙子春暮與余相遇于江子自誦所作詩落落有奇氣余固心異之已從亡友汪淡洋所獲知其從軍之槩已卯秋復遇之無諸城爲余言閩疆開復次第及金廈門澎湖臺灣雞籠淡水諸海道歷歷皆如聚米夫自東南用兵以來竄籍行陣用戰績起家不知凡幾而軍興方懸賞格招徠攜貳波濤之民鯢桓屢變幾以投戈就撫爲終南捷徑其登廛仕擁蠶建牙者往往多有卓子一書生提軍入險親冒矢石褭創轉鬪爲士卒先所

向克捷功在旦夕乃忽憶老母侍養遂亟謝病以
歸口不言功併所積勞累加已長之職一旦決然
棄之若敝屣今其來閩也涉揚子過金山虎邱泛
西子湖觀潮於錢塘溯濂子陵釣臺所至與吳越
詩人搜奇弔古轉日夕留連而不忍去同遊諸子
各作圖畫詩歌贈之盈冊蓋卓子既自忘甲寅乙
卯間事而人亦不復知三衢八閩爲卓子立功之
地矣嗟乎後之人不於是可知卓子也哉

續學堂文鈔卷六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校梓

行略 祭文 銘 箴 贊

梅節母行略

節母姓鮑氏鼎高祖南溪公母弟黃州通守嶧陽
公孫爽祚妻也鮑寧國縣著姓父汝士祖志三皆
名諸生明天啓初春二月訛傳將采民家女充掖
庭江以南盡譁女有容儀者輒昏以避選其不及
年者則送之壻家母以是來歸年方二七姑王氏

女畜之將涓吉以成禮而喪祚幼失怙姊婿已氏
離穢以妄聽妖覘詛魘人獲罪於其族族之人乘
其兩兄之歿脅而分其田秋喪祚往爲姊收獲遭
羣毆歸咯血旬日不能起垂涕告其母曰兒死矣
其忍以就木之餘名少女爲妻乎其速歸之母以
語節母節母不可曰是何言旣受父母命來歸又
昇而返不其辱我先人乎其不能成禮命也倘有
不諱當侍姑老死此數椽中他不忍聞也言訖泣
然姑感其義遂不復強喪祚尋愈冬十二月告廟

台番焉明年疾復作俗工誤投鍼筋錯而擊骨痿
兩足廢不用母笑然上奉孀姑退則謹候詭詐動
息涼煥食飲藥餌十餘年無怨怠無何姑及喪祚
先後歿產盡於鬻子女在襁褓而外又無親戚可
倚仗母蚤暮紡織縫紉衣襪組履易粟自忍饑以
哺遺孤非其力雖絲粒勿以受有繼之薪糗則以
女紅當其值焉今年七十有六蓋積五十年而操
作未嘗一日懈方崇禎末旱蝗洊臻米踊貴盜起
民流雖素封家不能保母以二十四稱未亡人徒

手育三穉兒火不舉者屢矣宗姻憫之咸多方諷
母母以死誓莫能奪嘗大雪數尺抱兒告糴於鄰
鄰貸之粟且歎息傳語之以謂歲月之遙遙莫可
知也而時事益艱與其弗能終無寧蚤爲計母聞
之泣覆其粟雪中去每中宵倦欲則益奮勵以針
自砭出血曰若不憶告糴時乎不自力燕所得食
長爲所笑矣雖冬夜無火手足皸瘃僵凍不稍休
嘗曝被或疑其重詢之則猶爽祚時物也蓋朽絮
敗麻苧歲以相累綴焉姑性卞急難事母能得其

獸姑爲嫡子居守得疾危甚母泣顛神口齧左股
肉右手持利剪剪之雙目忽暗若有助者肉墮几
上躍而動取冥栝中蠶蠕蠕不已急縷切作羹盛
之瓶而楮搯之加鐵焉自持餉姑遇環玦於門卜
之藥宜病乎曰死者卽起生者將逢其怒母含淚
私祝以喜至則姑舌縮不省人矣擡而坐進一匕
遂能言自索筋盡啜之怒其少也詬之如環玦者
言輿而歸自是強健又五年而卒初喪祚病劇時
四肢盡癰瘍作楚呻吟達旦鑿謂不治母亦刲股

而飲之諸苦如脫兩創處皆無血以香燼盪之噀
噀作蟬聲皆不數日而瘕平嶧陽公有惠政於漢
陽生四子孫枝衍盛戶部郎無華公其一也不數
傳或有無後者節母以一女子茹荼自立昏二子
嫁一女有內外男女孫與諸宗鼎峙噫不可謂無
天道矣

論曰甚矣例之域人也旌典以年未三十守貞至
將六十猶存而無改操者許建坊而志乃不傳生
存何耶豈非以令甲須覆覆而鄉評歷久彌真故

無論男女率以蓋棺而定與且夫之死而靡他者
貞婦之所得自爲也由是而其孤成立或以大其
宗蓋有天焉貞婦而得孝子以爲之顯揚聲施後
世誠所大願若以伶俜枝柱僅能存一綫之緒於
將微此其事隱約而功實鉅其爲難亦倍綱常天
地之所以不敝乃往往男子去之而婦人存之富
貴者忘之而貧賤守之固立言君子所不欲聽其
泯沒者矣康熙丙午丁未間梅氏族譜成曾破例
書母節孝事衆以爲公癸丑癸亥兩修郡志限于

例不獲載當事者哀其苦節貧不能上達也特
書額榜其闔且錄其實藏之所司爲他年載筆地
某乃述其略用告來者俾有所觀感而興起焉康
熙癸亥七月族孫文鼎述

祭施侍讀慰山文

嗚呼維公碩德表正邦俗天不憖遺騎箕胡速公
歷中外風徽穆穆滄涉清華訐謨黼黻合譽永終
宜家及國存順沒寧反躬良足所憾江城隕茲裔
木麻姑之麓宛句之濱丹旄言旋童妾哀吟矧靡

知交誼重情親惟公至性實稟家學嫡嗣盱眙遠
宗濂洛贈公純孝行媿曾史亦有賢叔因心則友
爰及於公如醇益旨一門之內離離怡怡少長無
間執禮敦詩源裕流清根蟠實大發爲高言度越
時代筮仕秋官比附明慎日暇心休頌容嘯咏

特簡司衡講學東魯甄才興行蒸蒸日上分轄湖
西以教爲治反側解散噓之元氣白鹿金牛修廢
舉墜卅載里閭事叔如父親串過從交皆布素把
酒論詩不知貴倨林居平淡若將終身徵書異數

敦迫乃行宏博登庸優游禁苑投筆大官網羅靡
倦明史手成七十餘傳中州典試矢志公明正已
率物規約羣遵程式有則高懸國門嘉命重申

帝典斯述聞望攸隆竚公啟沃龍注日新玉樓

遽召歲豈龍蛇厄乃吾道尤可痛恤伯子明經才
奇年壯績學修身憂勞不起地下從君酷哉彼蒼
不弔頻仍憶昔追隨時聞緒論日擊道存宜昭義
問感公念舊更篤友生才彥後起公借以名短翮
乘風俾就鴛鴦騰方靳聯步仰佐休明何公弗待竟

嗚呼修文嗚呼公殿京邸奔訃同官名儒英俊爲公
視含元老巨公致奠作誄述行銘幽千秋洵美生
榮死哀俯仰奚愧讀君遺筆晝夜通知翛然去來
何慮何思惟善其生乃善其死生平所獲此足觀
已嗚呼橋峙雙溪山來北郭顧瞻前後一何曠邈
江河之逝汨汨波翻公今復往孰砥其瀾能無對
此出涕潛潛嗚呼公文在世公愛在人靈爽於昭
公其儼臨醴酒陳辭鑒此微忱嗚呼痛哉

祭汪仲熾文

嗚呼真友希逢精修罕遇至詣闈成中道窘步天
耶人耶孰明其故能不傷悲涕零如雨於惟仲熾
學有淵源恂恂鄉黨行傾其言在昔壯江六邑有
會寧特承流恃君數輩舉世滔滔諱言學道性命
微言聞皆失笑君能肩荷善尊所聞道勝而腴耆
艾聰明厥貌如愚懷珍被褐玉醴薰蒸好餐金液
嗚呼難信難行實惟茲事弗求胡獲弗行奚至余
實凡庸聞道若亡如蠶自縛欲出無方君洗以善
道存目擊而今已矣時箴予溺君嘗語余及是偕

行勇絕諸緣往御長明昨歲書來謂將北上匪榮
雞肋用息鹿鞅從此牽家就余柏槐跡潤樵牧其
樂靡厭捧函三歎慚余鹿鹿豫擬合并導我荒谷
寧知永訣天平何速嗚呼天不愛道而獨君靳魔
豈道生分或有定遙遙燕臺爲程數千憑軾安驅
尚怯風前君乃徒行重趼至彼廷對雍容文辭洵
美強固精明良足徵已歸程多暇寧乏舟輿乃亦
曳履坐憊長塗干將之鋒以剗蠶甕連城夜光甃
砌爲用半生勤志崇朝而畢臺成一簣里半九十

天實爲之咎將誰執嗚呼數君學行醇備靡虧離
塵遠俗矜然不滓逍遙去來可謂全歸哲嗣敦樸
克傳詩禮君於守待亦罔憾矣獨此區區未畢君
志垂成輒止使我心痲我有孫孫締好君門而我
之慟匪以朱陳憶余去省君適旋里命兒視君君
曰必起江水悠悠飯含未視心淚幾何而能堪此
嗚呼雨雪楊柳年光旋變宿草欲青淚珠重濺君
之情進厥終尚艱作輟如余復何冀焉靜言思此
能無涕漣我聞道人機有生熟縱有關塵志堅能

續君今觀化茲因不昧用陳蕪辭庶懸微意尚賜
提撕警余墮廢嗚呼尚饗

哭從弟中伯文

嗚呼痛哉我中伯遽如是終耶以君之學通經史
才擅雕龍萬斛文源倚馬可待取青紫固當拾芥
卽不然而書記從軍亦得稍展其抱負顧乃白首
諸生屢困場屋又以才高見嫉龍性難馴至覓一
館穀之地而不可得天乎何厄君之甚耶十年以
來獨行踽踽遇益窮而守益堅終不肯受人憐因

人熱惟往來於荒村里塾如木鐸之周流後生經其指授皆以能文然皆意至而來興盡而返未嘗終數時淹也邇者國家右文興復古學謂比偶之表判不足用而改用詩篇如唐試帖之制竊意君得意之期其在斯乎而吾家之義塾適將落成吾方欲延君爲學者師以大興詩古文詞以復我前輩嘉隆間之盛事君亦磨礪以須取唐人排律而註釋之將以便初學特來告我云已註成數首不旬日即可成書而言猶在耳遽爲天所奪嗚呼

痛哉君多怪少可而獨躋就余蓋氣味相同非獨以羣從親也吾雖十年以長而所資益於君者甚多也吾既老不能出遊城郭中亦不時至所比鄰朝夕相依君一人而已每君之出則徬徨如失手足而不謂竟先我而長逝耶吾有言誰與聽吾有疑誰與析吾有作誰與定耶家課誰與與後生好學者誰與倡率耶嗚呼痛哉君一生獨行其意至死不回孔子所謂志士不忘溝壑者君其有之亦何憾哉獨是君所爲詩文走筆千言隨手散落庶

將收拾其僅存者謹爲護持以待表章是余輩後死之責矣吾耄而衰頽不能自哀其集安能爲君然此意不敢忘也庶存此意使後之人爲之乎君其不昧尚鑒余衷耶嗚呼痛哉

王太夫人祭文

代

名世挺生必稟母德如彼棟梁厥產山澤山澤虛涵以毓國楨鞠育教誨功並生成天佑碩輔亦佑其母眉壽考終遐福厚惟太師母世內名門上下和敬家無間言中饋克相儀始壺內其稱未亡

徵音克燁惟我夫子時方數齡惟侍御公友于情
殷勇割愛息以爲母子母實恩勤出腹如已織紝
誦讀形影相依撫摩頓復曾無瞬離有時稟命暫
歸省侍母輒倚闕盼望垂涕慈仁深浹義方是圖
以母節操爲師楷模於是侍御起家經術鴻辭麗
藻藝林傳述訏謨底績敷奏登庸兼三不朽爲時
所宗師受母訓力紹家學早歲蜚聲巍科踵綴薦
歷清要典試兩闈取材鄧林甄拔靡遺辰告遠猶
文章經國美在其中發於事業爲川舟楫爲夏霖

雨在周旦爽於唐臯禹凡茲勲德淵源胎教又嗣
貞母薰陶有道良金產南復入良冶質醇氣備能
無鎮邪客歲之春喪姚太君師歸襄事母時八旬
方幸瞻依朝夕寢膳含飴高堂兒齒善飯 帝思
良弼起公於家晉位中丞馳驛拜嘉孝子依戀忍
去慈幃母曰君命往哉勿疑庶幾顯揚以忠成孝
誰期婺星遽隱西躔在母懿德比貞松柏天年上
壽寵命三錫條然去來無疾令終五福既備疇則
能同我師苦塊亦侍嚴親省覲悲歡用慰趨庭惟

是蒼生殷勤待澤眷注方隆爲母銜卹某忝門墻
休戚匪殊聞哀愴悼能勿漣如王程岡楫未遂奔
哭聊申蕪辭以佐芻束絮酒在尊楮帛旣陳母其
有知尚鑒遙忱

祭劉母文

代

嗚呼天奪吾母矣乃復奪吾伯母耶吾喪吾母無
以生爲矣乃吾母未葬而伯母又繼之亦何辜於
天耶世之結交者衆矣惟我起潛長兄磊磊落落
少所許可而獨與吾善其視吾猶一人也視吾母

不啻母也吾升堂而致敬伯母之愛吾不啻子也
吾兩人真如一母之子吾兩母真如一人之母也
兄南行而見吾母吾母見兄如見吾也兩母時相
寄問雖千里如一堂焉吾羈北方不得時時侍吾
母獲侍伯母如吾母焉吾之不德吾母見背而伯
母悲矣兄之所以哀吾者靡弗至矣吾方風木銜
悲經營宅兆庶幾於服闋之後匍匐北行稽顙痛
哭於伯母之前以訴吾母之勞瘁而今已矣嗚呼
豈不痛哉以兄之賢養生送死無所不竭其力誠

孝之感用致良楮以奉二人而又分其餘以及吾
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寧惟吾子若孫銘之世世
凡有母者皆感之也有子如兄伯母其可以含笑
於九京矣又况二難競爽孫曾環列振振繩繩伯
母之令德壽考親見後裔之盛且賢夫復奚憾獨
是吾之不孝不德昊天降割吾母之舍而不及視
既不可以爲人矣吾母之窀穸未定而伯母繼徂
竟不獲泥首輓帷拊棺一慟抑又何以爲心乎嗚
呼我母之劬惟伯母知吾失吾母猶伯母依天之

厄我相繼我違如痛重灼心魂驚飛音容匪遠展
哀何時燕山北首黃河東之河山有窮此恨無期
和淚瀝哀靈其鑒茲

先王父研銘

有序

嗚呼此先王父所遺之研也先王父棄小子鼎十
有一年矣憶先大人教小子初學爲文時王父年
且八十每旬三課王父命題必二塾中晨起注水
研池拂几席未定班班然聞叩門聲則童子以題
紙下手書也亭午童子至問課畢否自屬草至文

成督促者屢相錯大風雨無間彙脫呈塾師閱定
亟持去呈大人再呈主父主父撥不輕假許可余
小子置文研北屏息侍閱一二語略合似首肯者
規知望外矣已色和進而教之發揮題旨出所藏
刻作以示令諷誦畢徐與辨定當否小子益自喜
聞所未聞也已命筆蘸研間於所課文中間作濃
淡點幾十數處不等或句住處加之一圈文首加
點一二亦或一圈最難得文尾作大字不滿十寫
激勸如是而已爾時小子奉而退拱壁不啻也是

時大人於小子亦嚴終歲閉之家塾從一先生別無他同學門無襍賓酬對益簡日授書有程新奇可喜龐雜之好不得至其耳目惟專習所業求得當塾師暨父王父意已而鼎泮游時年十四王父撫之曰余家於宣固衣冠族余先世則農而士及余之身而老一經貳巖邑無所發舒爾父又老諸生爾勉之自是以後稍稍能自課所以督課亦稍稍緩每月終則哀集所爲文上之大人大人上之王父以取進止歲甲午王父沒大人畀此研余小

予大人以家多難薄遊四方不數年亦相繼沒悲夫悲夫余小子號咷在疚護遺書奉此研周旋十餘年來所成就大略可知也爰泣而銘之以自勗
銘曰

石一片自爾祖爾何修繩厥武德惟一罔不吉吾師乎介於石

靜室銘

有序

余仲弟文鼎素耽靜其讀書城南靜室余嘗爲文送之室遠城可半里址高阜與城堞相望左右諸

岡錯峙前有澗環之深二丈許俯澗外平處迤而上附城隅皆市廛闐閭千餘家支木橋跨澗纔一人通而爲郡東南入出孔道橋之南道左叢薄間籬落周布圃畦縱衡一僧食力無求人人亦罕至竹木四映仄徑斜回松風乍鳴積葉恆滿屋數椽不高頗整潔屋內金蓮花共佛三自外無長物頗閑雅而弟與懷叔下榻其中柴關晝掩牕虛日明琉璃夜懸研席如水又頗窅然以遠寂然以深余過而樂之謂弟曰室靜洵不負人尚勉之於茲室

其母負乃作靜室銘

銘曰動自靜來靜由動顯苟無動者靜亦何有離
動得靜動者汝心安有離處愛靜求靜靜卽是動
以有著故至人無著亦無所靜無靜之靜是謂常
靜儒者習靜當于動中存不動體食息提撕乾惕
戒慎日與動俱此中惺惺動且不動而况其靜是
謂主靜主靜立極天地爲室

日晷銘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化國舒長惟君子之錫福

又

赤位知時黃周紀歲歲圓象天位方法地準以垂
綫方圓易置觀此洗心益我神知

又

度紀周天珠懸一黍亦中亦西自我作古以覩哲
人惜陰爾許

星晷銘

日軌歲周天行時改用星推日知其所在無愁長
夜有斯不昧

又

以星測日圖南於北在夜知時孔昭無忒惟君子
之闇修萬邦爲則

又

黃道右升赤經左歷天步環周中宵不息伊誰詰
人仰思繼日在闇而章與天無極

又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繼之以夜媚我幽獨

又

盤運如天標常指日北斗南辰視掌斯秩火滅脩
容相在爾室

襍銘

有序

余既銘王父研因念古者盤盂几杖蓋無往非省
存也矧余小子乎作諸銘如後

座隅

天依形地附氣渺余躬參二際呼吸氣舉足地俯
仰間求自對

又

座擁羣書南面不啻息心其間羣書可廢敢謂坐
忘庶幾集義

又

布袍適體瘠土可耕澹泊寧辭毋搖爾精無求謂
富無辱斯榮

又

窮萬卷何如守一言矜衆長何如祛一短

花瓶

召祥者和解凍惟春相彼花瓶寓日忘嘆

筆

筆之未下筍中之竹節節悉具當其時下水出瞿
塘滄海東注欲下未下神疑目睇引滿審固意之
所至急以筆從如形有影隨其曲折變化萬端而
無弗罄今與筆約但適爾性無枉爾徑爾權斯正

又

心正筆正古人有訓作字必敬

又

言可行斯德音行可言無汗顏

課所

賦名六合斯之謂愚何以攻堅悉銳一隅十二力
取十五勢舉留彼三分以還朴純

研

惟不動爲動君惟不用用以成渾且厚拙且恆深
有功於斯文

墨囊

天之蒼蒼其色邪日月星河之相摩而益新其德
邪千言萬言用子少許已足何不竭邪惜當如金

質當如璧彼叨叨者凌襍斗筭又足爲子喪邪

又

知其白守其黑不可窮者五色而莫我能惑

又

生於火成以水火水合體生生不已與斯文乎終始

格眼

格者合也格者至也格者各也各至者合之而固不至也

又

或印之裏主角渾成或映之外峭厲嶙峋印者從物摸有時圯映者從我所謂絜矩

銅水注

不溢故容不傾不溢惟爾之骨重神寒故淵泉而時出

殊匣

維朱與墨天地之雜二者相得其用乃出千古之人才於焉黜陟聖賢之經傳聽之批閱敢勿敬乎

斯一點一抹

筆筒

筆偃蹇爾則植之筆縱橫爾則束之靜倒向天動
順向地吾寫吾意

書簾

庖犧立象一畫盡意虞帝傳心十有六字潮流見
源由本貫未反約何從博學詳說

又

遺書飽蠶何以對父棄實阻華不負書邪

又

能作自己觀許爾判斷古人能作古人觀許爾判斷自己

又

亦有書淫亦有書癖涉獵徒勞寸陰可惜

又

以悅耳目差賢博弈以資筆舌身心何益

算盤

交深則食留極乃逆當其動可以數得數窮萬一

弗窮寂不動籌策安從

又

後位十當前位一一有十也下位五當上位一一有五也後之上位二當前之下位一一有二也是故上位二二各有五也下位五五各有二也二者氣也五者行也二五交萬化出也一者太極也二者二其一五者五其一十者十其一通于一萬事畢也上位二而用者一也下位五而用者四也數有十而用者九也一常不用惟不用故常用也

又

嗚呼天地莫違者數也而况於人乎

尺

累表致遠覆矩鉤深不爾自度物安從正

等秤

千鈞之衡至萬鈞而失則見大難也銖兩之制至累黍而窮則取精難也

斛

盈於量人則槩之虛可受人則益之

斗

愚聞之師斗者天之號令惟其信所以神與虞典
曰同魯論曰謹同非一家一鄉之所能知也而敢
弗謹與十升之器不知於故府之法何如也雖然
此余受之高曾可以自信者其可寶孰甚

方倉

平方積百立方容千忽微差謬廉隅不全

鏡

圓孟無方冰直行寧曲景莫負爾須矧惕然常內

省

扇

寒動不生寒而生溫熱動不生熱而生清斯其爲
大復而大勝邪吾於是而得養生

又

高視疾揮爾乃過眉雖則過眉人之所指澄神平
氣清風徐引事半功倍

又

有其具舒之卷之苟無矣舒卷奚施

又

備吾忘質所疑紳若笏爾兼之

茶具

七椀風生蕭然氣清俯仰太空纖翳不侵

酌具

微醺毓神三升益瞻天地網緼太極未判

藥裹

於戲夫孰知安樂之爲賊而取眩之爲德

又

醫國於民養體於心標本之間聖賢所欽

又

藥猶兵也佳兵者不祥之器

竹屏

不能立其能行不能堂詎能室

碁枰

制勝不敗置身局外

吉閣研銘

有序

觀行堂主人雅好古翫而自負精識所藏鱸研諸

器每自詫爲希有雖賞鑒家不輕以示一日出一古研曰數百年物也蓋古之善書者愛之以之爲佻而復出於人間故其蝕乃爾研之長可四寸許闊如長五之三高如闊七之四足缺於蝕九之二研之面與池幸不深蝕楞郭特周好如故試之墨則大發墨異於常研於是有善爲研者武氏一見驚喜爲之作紫檀牀以薦之就其缺足齟齬均埴巧斲無隙如完研焉主人謂余盍銘諸余惟文字之具研爲最壽顧以惜之之深而至以爲佻乃遂

以蝕焉而至於缺蓋塵蕪者不知其幾何年也然
今以蝕且缺之故信其爲先代之珍益爲人間所
寶重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
害生於恩此足以觀矣且夫恩且害者人之所以
目研而研無所知也故其天特全不以蝕損研之
旁有行書字三中一字漫滅不可識識其上下兩
字曰吉閣因命之吉閣研而爲之銘武氏曰以吾
所見研之奇古吾倣而作之皆可亂真惟此研之
蝕痕不可以僞武氏者溧水人雲名字長龍能鐫

碑不用書丹臨其字刻之形神不失累黍
銘曰蝕者形不蝕者神惟爾之無害無恩超然於
死生

周卷庵生壙銘

此卷菴自卜壽藏而婺源鄭東山所阡也地名某
在某原初卷菴元配劉孺人早世浮厝三十餘年
康熙乙酉始移葬茲山卷菴及其繼配徐孺人各
存壙於其左右卷菴姓周氏名之祚字永錫行十
考諱某生幾子卷菴其長年十八隸宣城縣庠爲

博士弟子員越十五年而餼學官又三十年以明
經領歲薦槩戶讀書所居闔閭若山谷惟教授生
徒訓諸孫是務晚更好彤家言既卜葬其先人於
姑山之麓復自營茲坵是年二月卷菴七十徐孺
人六十有八並康強善飯迺豫爲藏屬余銘之可
謂通矣銘曰

古爲徒塵莫櫻經旣明貢大廷豫佳城達死生宜
蒸嘗百世芬

葛仙公贊

有序

文脊山直郡南綿亘數百里而居其最中中央者
柏槻山也柏槻山深處爲仙人臺一峯拔地起臺
居峯顛正方而平如碁局四面陡絕不可得上他
峯遙望庶幾見之相傳峯腰舊有古樹可緣以登
有葛仙公者曾以采樵至其上見兩人對弈試觀
之饑弈者食以棗一枚及還視所置斧則已長合
樹中亟歸家子孫皆不能識遂復入山不知所終
蓋或以爲仙去云梅勿菴曰自宋以來余家祖墓
多在柏槻距仙公所居數里至今其後裔安土順

則渾渾然葛天氏之遺民其餘麻蓋遠矣因爲之贊

贊曰猗葛公居仙村謝紫塵契至真感異人火聚
吞迴遙興乘白雲臺嶙峋至今存竚笙鶴賁家園
似丁威羽翩翩武夷君錦纒陳垂至言還樸醇

觀行堂箴

有序

蔡子璣先築室於其先人舊廬之南而名其堂觀
行寧都魏叔子記之南豐甘楛齋爲之說番禺

歌之以詩無錫張秋紹作賦賦焉蔡子曰惟

諸子之言益我至矣雖然願有箴也以屬余余不
獲辭箴曰

君子制行惟基之厚亦如作室期於克久是故仁
者必念其先臨淵履冰庶幾象賢爾蔡世德難更
僕數近逮耳目自曾王父厥德伊何亶厚匪薄拯
阨釋爭每捐已橐爲善於陰不欲人知如彼飲醇
既醉而思里有閭牆公爲償金屏語踞請各勤以
誠兄弟戚感翻然深悔久益自悟終敦友愛惟公
長者尤敬詩書道遇縫掖必拱而趨惟德天眷子

孫逢吉積石之蘊長河斯溢以茲篤生乃祖二白
義抗權閹智擒妖賊贊畫薊遼出守於雲鋤猾折
璫直聲錚錚乃父抑菴亦起甲第文高紙貴爭傳
弘製性恥巧宦遠謝輿援不辭邊邑西宰甘泉甘
民子遺鋒鏑之餘抗陳兩壑浮糧用除仍有積逋
鬻產爲代身當疲驛虎吏斂退流移既復溝瘠更
生報最得擢善後經營入爲郎署遂典名郡分巡
通薊皆成美政晚節歸休頌容杯罍視膳多暇寄
情風雅乃祖乃父皆爾親炙實本爾曾德音其類

爾欲觀行其則不遠立身揚名孝德無忝觀爾之
行在爾子孫宜兄宜弟以作之型愛其親者於人
無忤敬其親者於人無侮尚善所推強恕而行須
留渾厚勿恃慳慳和氣致祥乖則召戾恂恂怡怡
溫恭是貴帝德克讓鬼神福謙毋以賢智爲天下
先出好興戎亦云自口尚慎旃哉如瓶敬守言人
之過當如後患尚慎旃哉隱惡揚善聽人之言必
觀其行見人之行必觀其心論篤行浮色仁心鄙
乃如之人不足觀矣觀人旣爾觀我亦然願以此

心時時反觀行固有本觀亦有法格物取友斯能
省察相彼止水須眉畢照心平氣靜乃觀之道爾
觀既止爾行必盡並懋知行克念作聖觀清行止
立身之寶裕後承先富貴壽考梅子作箴以代禱
頌願翼堂庶奕葉斯誦不文之言與堂共傳登斯
堂者尚省觀焉

終